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
Her story



秦海璐：不只是明星，还是舞台信徒

初见大赤包： 一场始于勇气的角色争取

“我能演大赤包吗？”十五年前香港街头的大排档里，秦海璐夹着一筷子水煮牛肉，突然抬头问田沁鑫。彼时，田沁鑫正筹备将老舍先生的《四世同堂》搬上话剧舞台，她原本想让秦海璐饰演温婉贤淑的韵梅——这个角色曾由京剧名家李维康演绎，而秦海璐身上既有京剧功底，又有藏在热烈外表下的沉静。

田沁鑫愣住了。眼前的秦海璐三十出头，身形纤瘦，眼神明亮，与老舍笔下那个五十多岁、霸道蛮横的“西太后”大赤包判若两人。“那是个当了妓女监察所所长的狠角色，”田沁鑫后来回忆，“我印象里的秦海璐，还是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那朵奔放热烈的红玫瑰。”

但秦海璐有自己的坚持。她想起儿时看老版《四世同堂》电视剧，李婉芬饰演的大赤包总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：“那种眼神里的算计，嘴角的嚣张，连眉毛挑动的弧度都带着戏”。她告诉田沁鑫：“电影电视需要演员贴合角色的生理年龄，但舞台有假定性，我可以演一棵树、一只猫，为什么不能演一个50岁的胖老太太？”

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近乎冒险。为了贴近角色，秦海璐穿上沉重的胖袄，让自己“看起来有180斤”；腿上绑着5公斤沙袋，每天在排练场蹒跚行走，寻找肥胖者的体态韵律；为了练出大赤包标志性的烟酒嗓，她刻意用气息冲击声带，两个多月后嗓子彻底哑了，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声带结节。“医生说再这么下去可能会影响发声，但我知道，不疼不痒是演不出那种沧桑感的。”

首演那天，当秦海璐穿着缎面旗袍，迈着沉重却嚣张的步伐走上舞台，一开口便惊住了全场。那个曾经娇俏的红玫瑰，彻底变成了小羊圈胡同里那个“指不定什么成色呢”的大赤包。

十五年修行： 从形似到神似的漫长征途

“20岁看老舍，看不懂；30岁演大赤包，迷迷糊糊；40岁再站在台上，才慢慢摸到角色的骨头。”秦海璐这样总结十五年的表演历程。

话剧《四世同堂》改编自老舍85万字的原著，三幕剧浓缩了14年抗战史。大赤包这个角色，是老舍笔下最复杂的市民形象之一：她贪婪、霸道，却又在乱世中透着一丝可悲的生存智慧。秦海璐说：“老舍先生写的不是简单的坏人，而是在时代洪流里丢了底线的普通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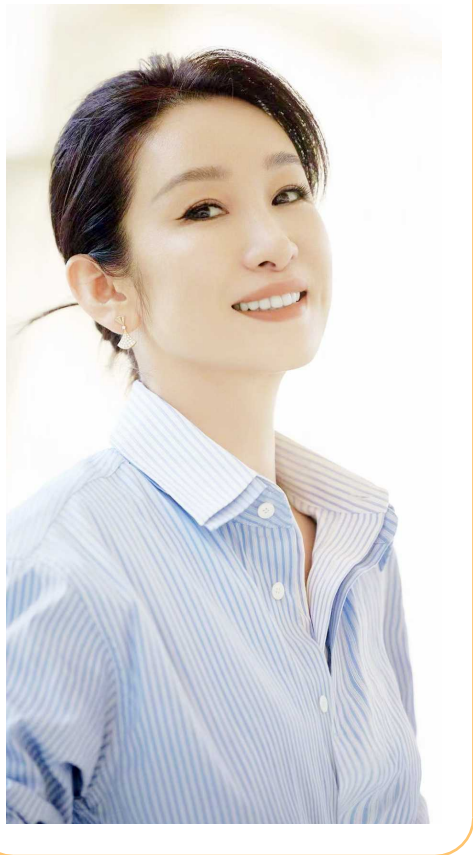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吃透角色，她和剧组演员们跟着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李滨学北京话。“‘什么和(hàn)什么’，这不是台湾腔，是老北京旗人的说法。”李滨老师一句句纠正，从发音的轻重到气口的长短，甚至连胡同里说话的“院对院”“门对门”的语调差异都细细打磨。秦海璐记得，光是“指不定什么成色呢”这句台词，就在排练场磨了15分钟，“导演说既要让全国观众听懂，又不能丢了老北京的魂”。

更难的是把握角色的“精气神”。大赤包的嚣张不是外放的撒泼，而是骨子里的算计。秦海璐发现，这个角色的台词断句、重音会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：“30岁时，我总想着把‘狠’挂在脸上；40岁后才明白，真正的霸道藏在细节里——比如递茶时指尖的停顿，看人时眼皮抬的高度。”

十五年里，秦海璐和5个“冠晓荷”搭过戏，演过400多场，足迹遍布70多个城市。每到一个新剧场，她都要重新适应舞台大小：“在1200人的大剧场，三步才能冲到台口；在小剧场，一步就要演出同样的爆发力。”观众的反应也成了她的“镜子”：“北京观众会为一句

今年5月，秦海璐凭借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《四世同堂》中“大赤包”一角，在魔都获颁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，成为“影视、舞台大奖全满贯选手”。7月17日起，《四世同堂》将再度来到上海揭幕“2025国话·上海演出季”。开票信息显示，此次7月演出首场开票仅52秒便售罄，足见观众对秦海璐版《四世同堂》的期待与追捧。所以，本周的这轮演出，观众将能够看到秦海璐在舞台上继续诠释经典角色“大赤包”。

采访中，秦海璐对于这个自己已经演了十五年的角色极度钟爱，表示希望60岁的时候还能演“大赤包”。是的，演员秦海璐从来就不只是明星，她还是舞台的信徒。



俚语会心一笑，上海观众更关注人物的心理细节，这些反馈让我对角色有了新的理解。”

她甚至会在排练场和同事互换角色：“从别人的演绎里，我看到了自己没注意到的侧面。”这种“错位排练”成了她的秘诀，“就像拼图，把别人的碎片拼到自己的角色里，慢慢就完整了”。

舞台信徒： 在聚光灯下生长的生命

秦海璐说，话剧舞台是“有灵性”的。每次开场铃响，后台的回音像寺庙钟声，让她瞬间沉下心来。“所有演员坐在黑暗里，能听到彼此的呼吸。那种凝聚力，是影视片场永远给不了的。”

《四世同堂》的剧组像一个流动的大家庭。首演时，70多岁的雷恪生老师饰演祁老人，五六岁的孩子演小妮子，加上三十多岁的中坚力量，构成了“四代同堂”的阵容。十五年里，有人退休，有人加入，不变的是演出前的仪式——全体演员手搭手，齐声喊：“中国国家话剧院《四世同堂》！”

今年为了参评梅花奖，剧院请回了十几个退休的老同事。服装师姐姐连夜赶来帮她抢妆，音效师特意多装了一个备用话筒：“万一出问题，有保底的。”秦海璐说，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身影，她突然明白“传承”二字的分量：“他们不是来帮忙的，是来守护这个戏的。”

她至今记得田沁鑫导演的坚持。有次在外地演出，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，团队在后台又着腰讨论了15分钟。“导演说，‘北京话的韵味不在字面上，在那口气里’。”这种较真渗透在每个细节里：舞美设计如何呈现小羊圈胡同的纵深，演员如何在换景时兼顾表演，甚至胖袄的填充物要选棉花还是海绵，都经过反复试验。

秦海璐把话剧比作“慢火熬汤”：“影视是快照，话剧是长卷。你得每天添柴，慢慢熬出味道。”十五年里，她看着当年演小顺和溜子的孩子长成小伙子，看着自己从“拼命模仿”到“与角色共生”：“现在演大赤包，我不去想怎么走路、怎么说话，她就在我身体里。”

经典守护者： 让老舍的文字在舞台上活下来

“老舍先生的伟大，在于他把家国大义藏在胡同烟火里。”秦海璐说，《四世同堂》里的礼义廉耻、仁义道德，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是祁家人的一碗粥、大赤包的一句骂、韵梅的一声叹息。

为了贴近原著，剧组曾带着舒乙先生赠送的影印版《四世同堂》走遍70多个城市。每到一地演出前，大家会捧着书致敬。“那本书的纸都翻黄了，边角卷得像波浪。”秦海璐说，“我们不是在演故事，是在传递一种精神——就像戏里说的，‘坚持到不能坚持，直到胜利’。”

她反对“颠覆经典”的说法：“就像京剧要先传承再创新，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宁愿笨一点，先走到老舍先生的笔下，再谈自己的理解。”这种敬畏心，让她在演绎时格外注重细节：大赤包的烟袋锅怎么拿，说话时嘴角的唾沫星子飞到哪，都有讲究。“这些不是设计的，是从书里‘长’出来的。”

如今，秦海璐有了新的期待：等自己50岁，再演大赤包会是什么样子？“或许会更柔和，或许更狠厉。但不管怎样，她一定还是老舍先生写的那个那个大赤包。”她甚至想好了未来——老了演不了大赤包，就演四奶奶，“只要能站在舞台上，就在小羊圈胡同里待着”。

这次来上海演出，她格外感慨。“上海的观众懂戏，他们能接住你的每一个细微表情。”她说，戏剧的生命力在于观众，“就像老北京的胡同，有人住才有烟火气。舞台有人看，才有灵魂。”

尾声： 与角色共生的漫长旅程

采访结束时，秦海璐望向窗外的剧场。再过不久，她就要穿上胖袄，绑上沙袋，变成那个让她爱恨交织了十五年的大赤包。“有人说演一个角色十五年会腻，但我觉得，她就像一棵树，在我心里慢慢扎根、结果。”

对秦海璐而言，舞台就是她的光亮。从“红玫瑰”到“大赤包”，从三十出头到四十多，她在角色里完成了一场漫长的修行。而这场修行，还远未结束。

“等我60岁，要是还能演大赤包，那才是真正的圆满。”